

龔鵬程
林保淳
編

二十四史

俠客資料匯編

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龔鵬程
林保淳

編

二十四史

俠客資料匯編



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

廿四史俠客資料匯編/龔鵬程，林保淳編，--初
版--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民84；
面；公分
含索引
ISBN 957-15-0687-7(精裝)
ISBN 957-15-0688-5(平裝)

1. 中國-歷史

610.4

84009692

廿四史俠客資料匯編 (全一冊)

編者：龔鵬程、林保淳
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

發行人：丁文治
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
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六八號

電話：三六三四一五六・三六三一〇九七

傳真：(〇二)三六三六三三四

本書局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

印刷所：常新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：板橋市翠華街八巷一三號

電話：九五二四二一九

定價 精裝新臺幣三二〇元
平裝新臺幣二六〇元

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初版

61007

究必印翻·有所權版

ISBN 957-15-0687-7(精裝)

ISBN 957-15-0688-5(平裝)

序

龔鵬程

有關俠客的研究以及通俗論述，近百年來可謂汗牛充棟，但簡單地說，可分為兩期：我的《大俠》一書出版前，以及出版後。

在我那冊討論中國俠義傳統的小書出版以前，學界和社會基本上仍沿續著晚清以降之俠客崇拜態度，用民國八十一年淡江大學所辦「俠與中國文化」學術研討會中某位學者的話來說，就是：「俠的文化觀念和心理意識，影響所及，成為社會上尚俠崇武的文化性格。俠的臨危不懼、捨己為人、劫富濟貧、除暴扶弱、殺身取義、替天行道的道德觀念與英勇行為，已成為整個社會文化的一部份，豐富著中國社會的文化內涵。俠義觀念，實際上凝結了歷代中國人對社會人生的價值觀念的思考」。

我們對俠客形相、游俠行為、俠義精神、俠與社會文化之關聯的理解，大體即如上述。大家均是基於這樣的理解來進行俠的討論。彼此雖仍不乏歧異，基調卻是一致的。

但這是我的著作發表以前的見解，或迄今尚未讀過我的書的人所仍殘存的印象。我在《大俠》一書中，具體指出：以上這些對俠的認識，乃是由文學的想像、正義的神話、英雄的崇拜、以及歷史與存在境遇互動詮釋所共同編織而成。正史上的俠卻不是這樣的。

秦漢時的俠，多是活賊匿姦、收納包庇雞鳴狗盜者，或以其豪爽振施來結交賓客，形成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勢力，從事各類活動，包括鑄錢、掘冢、剽攻殺伐、藏命作姦、報仇與解仇

等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所謂：「其在閭巷少年、攻剽椎埋、劫人作姦，掘冢鑄幣、任俠并兼、借交報仇、篡逐幽隱、不避法禁、走死地如驚，其實皆為財用」者是也。當時論俠客，多用貶辭，司馬遷說游俠「行不軌於正義」，尚且被班固等批評他「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」，其餘可以想見。馬援出征時，聽見他的侄兒通輕俠客，立刻萬里馳書告誡曰：「不願子孫效也」，正是這個道理。

這樣的俠，到唐朝中葉以後，才逐漸產生分化的現象。一部份承繼了傳統的俠客型態，皆睚殺人，亡命作姦，甚或走向神秘化，成為劍俠；一部份與知識份子結合，士風和俠行相互潤澤，俠的精神乃由原始盲目之意氣私利，轉而漸開公義理性之塗。以迄於近代，文人意識及文學作品中的俠，即以表現後面這種類型為主。

關於唐朝以後的俠客意識及文士與俠客之關係，我另有《論清代的俠義小說》《俠骨與柔情：論近代知識份子的生命型態》等文，可補《大俠》一書之未備。但無論如何，該書在俠客研究史上，首次重勘史料，提出歷史解釋之方法論，並對俠義傳統之轉變與發展做了個簡單的勾勒，事實上具有「里程碑」的功用。

當然，我的研究發表後，不能禁止旁人仍用舊說繼續鬼扯；依世人之習慣，新觀念出現後，接受的方式也往往是將新說法與舊思想拼湊調和一下，以免自己受到太大的衝擊。因此，無論是參採我之研究成果與否，此一里程碑尚未形成革命性的影響。

倒是後來林保淳先生賡續探索此一問題，先後發表《從遊俠、少俠、劍俠到義俠》《唐代的劍俠》等文，檢查史籍文獻，認為漢魏南北朝整個對俠之觀念，大抵皆與韓非相似，但遊俠

的分化卻在六朝樂府中已見其端倪，傳統的地痞流氓，加上新興的無賴惡少以迄唐代之劍俠，均為時人所詬病，「義俠」乃生，將俠客導向儒家認可的範疇中，正義的觀念才逐漸突出。

林先生後來並主持了前文所述淡江大學那次研討會，編集出版了《俠與中國文化》一書。深覺整個學界對俠義傳統的理解與研究仍待加強，吾等椎輪大輅者，尚須充實補苴使之精密。故與我相約，編輯廿四史中有關俠客之文獻資料，以便學界參考。

此本書之編輯緣起也。以下謹針對內容略做說明。

廿四史，指《史記》以下，迄於《清史稿》諸史籍。鑒於《漢紀》對俠客問題之重視，故亦一併收錄相關資料。共收三九三則，每則中可能包括若干條，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中即含有四條俠客的記載，以A B C D區別之。因此全書輯得史傳之俠客資料約得千條。《史記》《漢書》《後漢書》《三國志》之注解，因有裨於對「俠客」涵義之了解，也錄存附見。不敢說搜集無遺，但正史中有關俠的紀錄，大約已備載於此。

由這些記載，我們大體可以發現俠是指一種行為樣式，凡靠著豪氣結交、與共患難的型態，而形成勢力者即可名之為俠。依仗此種權勢，俠乃能「權行州里，力折公侯」「立氣齊、作威福、結私交、以立強於世」。用現代詞彙來說，他們都是「為人四海」「講氣魄」的人物，所以能跟他們的賓客徒眾們同是非、相與信、共衣食酒肉，甚至為了朋友還可以兩肋插刀，輕死重氣，把身體性命借給朋友去報仇。因為他能夠如此，親附者當然是不會少的了。

每位俠用以成就其名望、結交其朋眾之方法，可能不同，如季布和他弟弟季心都是俠，而「季心以勇，布以諾」。又如田叔好劍喜任俠，但為人廉直，焦繼勳為輕俠，則以飲博為務。

其得人方法頗異，然能結合人眾則一。猶如春申信陵孟嘗平原諸君之氣質行事風格不同，而皆任俠養士，能聚賓客。

其聚合朋眾賓客的基本要件即是「好氣」，其手段則是廣交遊。

俠之又稱為遊俠、氣俠、豪俠，原因在此。因為，熟悉中國哲學的人都知道：氣與理是相對的，氣指生命本然原始的血性氣力欲望衝動等等。一時意氣迸發，可以什麼都不顧，俠之豪情，即由此而生。然而盡氣的生命，其本身缺乏理性化，所以不免常流於昏昧，或侵凌孤弱、恣欲自快，或以氣力漁肉閭里、姦略婦女，或持吏短長、權行州郡，或掘冢鑄幣、掠劫行旅。這是生命流於血氣激揚、意氣鼓盪之結果。但氣義所向，生命也可能顯現出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已諾必成，不愛其軀，赴士之困阨」「救人於危，振人不贍」之現象，近乎仁義，而為世所稱道。唯此非仁義、非正義，乃是氣義。氣之發舒，偶合於義而已。從社會結構面看，因俠是以其氣概合其氣類徒眾，各擁賓客、各結私交的，故其救振危殆之行為，往往並非普遍性的，僅限於其私人的交遊圈子。對於這個圈子以外的人，俠可以救施振贍，「一見危授命，而濟同類」；圈子以外的，則常是他報仇的對象。因此，它的氣義行為，適巧鞏固了它的私黨性質，反而常破壞了社會公眾的利益，此其所以似正而終於為邪也。漢人對之，基本上採取批判的態度，實非偶然。《後漢書·黨錮傳序》曰：

及漢祖仗劍，武夫勃興，憲令寬賒，文禮簡闊，緒餘四豪之烈，人懷凌上之心，輕死重氣，怨惠必讎，令行私庭，權移匹庶，任俠之方成其俗矣。

四豪，即戰國四公子。四公子任俠養士，自成勢力，漢代之俠亦各自形成其集團性力量，對社會公眾權益，產生破壞效果。史書上提到這些人，多使用不好的字眼，如《史記》云「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」「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」；說灌夫好任俠，「所與交通，無非豪桀大猾」「宗族賓客為權利，橫於潁川」；又說種代北地，「人民矜憤伎，好氣任俠為姦」。凡此等等，都顯示了俠出於氣，倘未磨治，不中繩墨，終不免於邪姦。歷史上的俠客集團，多成為盜匪強豪，正由於此。

此類意氣激揚之人物及生命型態，當時已經常拿來和一種理性化的態度做對比了，例如馬援誡侄書，拿龍伯高和杜季良相較，謂龍氏「敦厚周慎，謙約節儉，廉公有威」，杜氏則「豪俠好義」。學龍氏不成，尚能為謹勅之士，學杜氏卻可能成為天下輕薄子。這種比較，讓我們曉得任俠者為何又或被稱為輕俠，因其為氣之激盪鼓湧，生命不厚重故。《史記》載「鄭衛之俗與趙相類，然近梁魯，微重而矜節。濮上之邑徙野王，野王好氣任俠，衛之風也」「潁川、南陽，夏人之居也。夏人政忠尚朴，猶有先王之遺風。潁川敦愿。秦末世，遷不軌之民於南陽，南陽俗雜好事，業多賈，其任俠，交通潁川」，又謂薛地風俗與鄒魯殊，也都是把任俠、作姦、好氣、生事、交遊拿來與一種敦厚、矜重、有先王或鄒魯儒家教化的生活樣態相對比。此類比較，蓋均具有「理／氣」或「儒／俠」對舉之格局。儒者修身飭行、俠者縱誕無行檢，儒者窮經博厚、俠者揮霍生命原始的才氣血氣，他們在各方面，看來都是對反的，所以俠多少年、儒乃老成人。俠者一旦憬悟，便說是「折節嚴重，修省儒學」「變節好學」（均見《晉

書》)「折節好學，遂博覽篇籍」(《魏書》)；儒者不甚守繩尺，則稱之為：「雖崇儒業，而有豪俠氣」(同上)。

在此種理解狀況下，除了像法家那樣，儒與俠都反對之外，一般史家多是批判俠行，希望轉俠為儒的。凡「長乃折節好古學」一「晚而改節敦儒學」者，均能博得讚賞。《世說新語》列有「自新」一門，收錄周處、戴淵折節之事，意義相同。魚豢《魏略》立《勇俠傳》更說其所記錄諸人之所以值得稱道，即在於他們「少稱任俠，長遂蹈義」。可見俠之氣義，畢竟不是真義正義。畢竟不被允可。

俠與義合，事在唐朝。李德裕《豪俠論》云古之所謂豪俠，「乃盜賊耳，焉得謂之俠哉？」故提倡一種新的觀念，主張俠應該能兼氣與義，「士之任氣而不知義者，皆可謂之盜矣」。宣稱「義非俠不立，俠非義不成」。這種觀念其實就代表中國人的一種理想：理氣合一、儒俠兼備，多麼完美的人格典型啊！

因為生命的原始血氣，固然含雜了昏昧無知和嗜慾、私利，但它是有風姿有氣力的。生命可以燃燒，財貨可以揮霍，交遊相對，可以毫無法度禮數的修飾遮掩，這裡，便有著舒暢生命的快樂，更有縱放無羈的爽豁，有血性，有力量。這是才性氣力之美，值得欣賞，也常使人嚮往的。雖然放縱此種豪俠性氣，生命終不知將伊於胡底；雖然縱放了自己、滿足了自己，卻常以犧牲他人的生命與權益為代價(例如，被酒殺人)。但在某些時候，人們似乎又渴望來那麼一次放縱。壓抑久了，生命矜重誠懇周慎謙約，彬彬有禮，仁義忠恕慣了，舒揚輕蕩，狂俠一下，豈不是甚為痛快嗎？在某些風痺不知痛癢的時代，俠的行徑，乃竟因此而為人所懷念；在

某些詩篇中，俠的風姿與氣力，亦因此而為人所歌頌。賞其美感、感其痛快。

但美感與快感在理性稍予冷卻後，畢竟人們仍將發現那不是人生的坦途或歸宿，人是應超越氣的層次而求禮義之歸的。史家對俠士的批判，便是站在這個人生及社會終極價值的歸極處說話。可是，這些批判抹殺了、遮掩了俠的風姿與氣力，又往往使人悵然若有所失。能不能有一種人，既能輕擲頭顱、快意恩仇，又能知義有節呢？儒行俠風，合為一體，豈非甚休？

李德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，提倡一種新的豪俠觀，其實也就是儒俠合一的義俠。

這種觀念之提出，自有諸多原因，亦不僅李氏一人有此意見而已。唯反映於史籍中者，則是自《宋史·忠義傳》之後，俠士在史書中已不是再單一的負面形象了。一方面，俠仍是「輕薄」「不逞」「亡命」「狹邪無賴」「好鬥輕死」的，一方面又顯示出許多忠義可風的節操。此時論俠，所指便不免模糊了。迄及《元史》，乃將俠的這兩種含意區分開來，分別指涉，例如《伍速哥傳》云伍氏「疏財而尚氣，不尚勢利，義之所在，必亟為之，有古俠士風，而居家恂恂，儒者不能過」，《劉哈刺不花傳》云劉氏「個儻好義，有古俠士風」，這不就是李德裕理想中的新型義俠儒俠嗎？但它稱此為有古俠士風。相對於此以新作古的俠，傳統俠行便仍是「武斷鄉曲」的。因此俠遂似乎有了兩種，一是今之俠、一是古之俠。今之俠行為不堪，古之俠節義可風。

《宋史·忠義傳》及《清史稿》的《忠義傳》《孝義傳》所發揚的，就是此類忠孝節義之俠風。明清小說裡宣傳的，也多是此類俠行，且不乏以忠義俠義為書名者，如《忠義水滸傳》《俠義佳人》《忠烈俠義傳》之類。這些記載，有時是想用一些既有之俠士的事跡來塑造一種

理想的、真正的、所謂古俠士的精神風範；有時則不免逕行編造幻構一番。而其用心，多如《仙俠五花劍》所稱：

其時宋刻的書卷甚多，那書中也有胡說亂道。講著義俠的事兒，卻是些不明事理的筆墨，竟把頂天立地的大俠，弄得像是做賊做強盜一般，插身多事，打架尋仇，無所不爲，無孽不做。倘使下愚的人看了，只怕漸漸要把一個俠字，與一個賊字、一個盜字，并在一塊，再也分不出來，實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（第一回《太玄境群仙高會，軟紅塵五俠尋仇》）。

基於教化的考慮，明清以來，頗有此等刻意塑造的義俠形象。硬說那本來就是盜賊的俠，其事跡悉出古人刻書之誤，屬於胡說亂道；真正的俠，須是頂天立地的。

這也不能怪他們亂來。凡提倡新觀念者，往往謂其新說才是真正的古義，相沿之舊習舊事反而是偏離了正道，不是濶於偽書便是誤於偽學、雜於異端。此乃論史之常例，原不獨在論俠時為然。但如此一來，俠的涵義與指涉遂被變造了，人們都以那種高貴的理想人格來想像俠，認定了俠就是重仁好義、鋤強扶弱、不求報施、主持公道、申張正義、修德行善的英雄。他們擁有儒者所有的德行，更有儒者所沒有的勇氣、決斷與力量，成為比聖賢還高一等的人物。

在這種情形下，我們面對歷史上真正存在的俠，便不免有些侷促不安了。因為那些飛鷹走狗、無孽不做的俠，事實上不能合乎這個理想要求。故而明清以來之論俠者，多有去歷史化的

傾向。亦即從認定俠是公義英雄出發，選取文學作品及俠義故事中之片段，賞其美感、感其痛快，並予以美化之解釋，而絕少真正從史傳資料中去觀察歷史上的俠究竟是啥模樣。這事實上，也就是《仙俠五花劍》的態度。

去歷史化以後，論俠者便可任意指認某人為俠，也可替俠另覓儒墨之起源。將本質上已是儒俠的理想俠士，找到它與儒者的歷史淵源聯繫。以致孔子、子路、漆雕氏……都成了俠或俠之老祖宗。

這不是歷史研究，也不是面對歷史的態度。只有重新進入歷史脈絡，理解俠之實相，並觀察歷史上對於俠的觀念如何演變發展，方能真正掌握有關俠的複雜面貌。編輯廿四史中俠客資料，正具有這種意義和功能。我與林保淳先生的研究，深深得益於這樣的方法，故亦不免掬誠獻愚，編錄此書以供各界參考。

參與編輯工作者，還有淡江中研所的陳智聰、羅嵐君、徐雅文諸位。辛苦是不敢說的，只希望這些資料和以上的說明能替大家省些腦力與氣力。

「二十四史俠客資料匯編」編輯緣起 及說明

早在十數年前，筆者就讀於大學的時候，由於受到業師吳宏一先生的啟發，就對中國俠客的相關問題，深感興趣，曾試圖去思考、詮釋俠客形象的轉化、俠義小說的意義等命題，但畢竟年輕識淺，總未能有所建樹；其後的碩、博士階段，雖專攻明、清文學理論的範疇，然對此一當年種下的因緣，始終未能忘情，行有餘力，輒參閱相關著作，重理舊緒，斷斷續續寫了幾篇小文短論，由於出於餘暇所為，缺憾自是在所難免，以致部分尚藏於書籠，未敢示人，偶有發表，則是報章上針對武俠小說現況的評述；畢業後，任教於淡江中文系，講授古典小說，因授課之便，遂列俠義小說為其中一環，展開較有系統的研究與教學。

在筆者整個關注俠客問題的過程中，幾位師友的影響力，是必須先提的，吳宏一先生在小說選的課程中，特闢武俠小說一節，講授民初至現代的武俠小說源流，這不但是將武俠小說引領入文學研究的的創舉，也啟開了筆者欲一窺其中堂奧的徑路；龔鵬程先生的《大俠》一書，振葉尋根，力破歷來成說之謬，雖則與筆者心有戚戚焉，然珠玉先效，且肆論宏偉，對筆者堅持定念，頗有臂助；葉洪生先生廣讀博議，傾半生之力，鑽研近、現代武俠小說，無視於笑罵詆毀，令筆者有吾道不孤之慨，既感且愧。

近年來的研究成果，因個人疏懶及學界尚顯閉鎖的風氣，倒教自己也覺得汗顏，僅僅只有〈從游俠、少俠、劍俠到義俠——中國古代俠義觀念的演變〉、〈唐代的劍俠與道教〉二文而已；另外，則是進行一些目錄性質的工作，初步蒐集了一千三百多部，包括二百多位作家的「臺灣武俠小說目錄」，以及從民國三十八年迄七十一年，臺灣各大報紙刊載的武俠小說目錄四百多部。後者的工作，由於人力、財力的限制，再加上武俠小說流傳面的混亂現況，內容是很不完全的，僅能說是聊盡心力而已；前述的論文，則比較能夠代表筆者個人的一些觀點，由於與編輯本書有相當的關係，在此順道提一提。

近數十年來，學者對中國俠客的研究，基本上是採「以今逆古」的方式，將俠客定位在除暴安良、為民伸冤的層次，肯定了俠客的「義行」及其道德人格。從方法學上來看，這種推論方式的謬誤，一望即知，但學者殊少反省，就是較能追本溯源者，如劉若愚的《中國之俠》，雖然能就《史記·游俠列傳》的基本素描，勾繪出俠客在信念、行事上的特徵，但還是不自覺地傾向於游揚、肯定，忽略了司馬遷之所以創〈游俠列傳〉的意圖。筆者有感於此，在〈從游俠、少俠、劍俠到義俠——中國古代俠義觀念的演變〉一文中，即採「還原」的方式，儘量讓不同時代的資料自己呈顯屬於各個時代的游俠觀念，再分析其轉變的過程及原因。在撰寫的過程中，筆者發現到古今對俠客的觀念，是有相當大的出入的，簡單而言，俠客的形象，從否定到部分接納，到完全肯定，有其極為複雜的過程，其中司馬遷的〈游俠列傳〉、魏晉迄唐的游俠詩、李德裕的〈豪俠論〉、石玉昆的《三俠五義》，是最重要的關鍵；在基本上，此一觀念的轉變過程，強烈的受到文學性描寫的影響，而與實際歷史上的俠客壁壘分明。

筆者此一見解，也許因概括論述，免不了有些缺陷，但自信應是「雖不中亦不遠矣」的。在淡江中文研究所的「小說研究」課程中，筆者以此觀念與同學討論，獲致相當熱烈的反應。為了更能呈顯此一觀念及探明俠義觀念的演變底蘊，筆者深覺有必要作一些資料輯錄的工作。此時，龔鵬程先生在中央大學亦開設了探討同樣主題的課程，在偶然的機會中談起，遂決定共同從事此一工作，由筆者負責收集相關資料，而由龔鵬程先生匯理。資料收集的工作，大部分是由淡江中研所的學生陳智聰、羅嵐君、徐雅文三位同學任其責，他們不但細心謄錄，而且還作了詳細的校對，對筆者幫助甚多。編輯的方式及體例，在此似有必要一說：

(一) 內文、卷篇，依武英殿本的《二十四史》及《清史稿》，凡與俠客有關的資料，盡行納入。

(二) 為節省篇幅，收錄的資料，我們作了一些必要的刪節和段落取捨，大體上以足以呈顯一個俠客的行跡為原則。

(三) 依據歷朝順序，排列各史，各史均依其原有卷次序列，分別冠以條次；如一篇之中有數位俠客，及文氣無法繫聯的部分，再以A、B、C、D分為細目，如第十三條引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之文。

(四) 為顧及全篇的明析條暢，在若干必要的地方，我們以(一)括號作補充說明，如第二十五條，在「賀子敬聲」的賀字前面，補上(公孫)，標明其姓。

(五) 四史中，《史記》有三家注，《漢書》有顏師古注，《後漢書》有李賢注，《三國志》有裴松之注，凡與俠客相關的注文，亦一體收錄，置於文末，而在文中分別以(一)、(二)、(三)等

標出。

(六)《史記》與《漢書》的〈游俠(列)傳〉，是正史中唯一替俠客立傳的，全文照錄，不作任何刪節。

(七)刺客與游俠雖然不同，但相關性極大，為方便比較起見，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亦全文轉錄。

(八)荀悅的《漢紀》，雖不在廿五史之列，但其論「三遊」之處，甚可注意，故亦列入，在第三十六條。

(九)《遼史》中無俠客相關資料，故不予列入。

(十)全書的俠客名及與俠客相關的詞條，我們都作了索引的工作，置於書末，以便學者檢示。基本上，此書已相當詳盡地蒐羅了正史上記載的俠客相關資料，相信對研究中國俠客觀念的學者，會有一些幫助；當然，其中的疏漏缺失，自復不少，尚望學者專家提出指正。至於這些正史上的俠客所代表的意義，以及其與文學性濃厚的俠客之區別，龔鵬程先生別有一序討論，此處就不贅言了。

林保淳

識於淡江中文系

民國八十三年春節

廿四史俠客資料滙編

目次

序	I
「二十四史俠客資料滙編」編輯緣起及說明	XI
史記	一
漢書	二六
漢紀	五二
後漢書	五四
三國志·魏書	七一
三國志·蜀書	九〇
三國志·吳書	九二
晉書	九五